

许鸿宾说

◎曹鹏 著

文博书画大师丛书

【许鸿宾说许鸿宾】

到中央美术学院上学 / 助学金三十五元
不会花钱 / 病休一年回老家放羊 / 老教授们讲课
同学们 / 郭味蕖是最后一个文人画家 / 李苦禅讲课就是说戏
在北京各公园写生 / 黄均的笑话最多 / 开始专攻花鸟
请李苦禅补画 / 每周末去故宫看画
林风眠画展在中央美院学生中引起轰动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文博书画大师丛书
◎曹鹏 著

许鸿宾

说

许鸿宾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许鸿宾说许鸿宾 / 曹鹏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1

(文博书画大师丛书)

ISBN 978-7-5043-5738-0

I. 许… II. 曹… III. ①许鸿宾 - 访谈录②许鸿宾 - 花鸟画 - 艺术评论 IV. K825.72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8490号

许鸿宾说许鸿宾

曹 鹏 著

责任编辑 李潇潇

封面设计 张立娟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v.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6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738-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换个角度看大师

如何看待同时代最有成就与地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大师或大家，关系到传统价值观与现实评价体系。

中国现在有没有大师？谁可以被称为大师？近些年来，总是不断有人就此争议不休，肯定论者大都是名家大家的学生或朋友，极尽鼓吹赞扬之能事，动辄就“高山仰止”；而否定论者大都是没机会被称为大师的，同时对被捧为大师的大大不以为然，其观点大都不外乎说中国现在无大师，谁都没资格被称为大师。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师是对一个行业、一个专业的出类拔萃者的美誉，理论上讲，有两个层面的定义，一是纵向的，也就是从古至今同专业领域最杰出者；二是横向的，也就是和同时代的同行相比，成果最多地位最高者。此外，在口语中，“大师”还是文化艺术专业晚辈后学对专业有成的长者的尊称。换句话说，当今之世，大师说有就有、说无亦无。即使是对真正的大师，也不必过分迷信膜拜，张之洞说得好：“大家者，气体较大，所造较深，所能较多耳。若谓大家兼有古今之长，此目未见众集之谬说也。”（《书目答问二种》香港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301页）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保留地欣赏、学习、研究、继承。

我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长期开设“大师访谈录”专栏，还出过《大师谈艺录》两巨册图书，不言而喻，是主张“有大师论者”。不过，我清醒地知道，由于上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运动连连，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几乎无人幸免，我曾总结出一个“20/20理论”，也就是在1949年未满20岁与在1976年已满20岁的，准确地说是1929年至1956年期间出生的中国人，在文化学术知识修养上程度不同地普遍先天营养不良，是受灾的一代，是毁掉的一代，因为从“反右”到“文革”的20年知识劫难，没有谁能做到置身局外、谁要说“举世皆醉我独醒”能够始终读书、学习、研究、写作，未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干扰，那是诳人的谎言，20年不读书、不学习足以废掉第一流的天才，而1929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最年轻也80岁左右了，垂垂老矣，1956年以后出生的最大也才50岁出头，对文化艺术专业来说，还有些小（何况还要扣除1966年到1976年10年时间）。所以，在今天文化艺术界要找到真正能做出前无古人、天下无双的成就而被公认为大师者，实在不合理的奢望。被荒废了的十几年，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在最严格意义上来衡量，21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确乎是没有大师的。然而，世间万物都是比较而言的。即使是在文化最萧条的时期，也会有与众不同相比更有学问、更有才华的人。

大师的价值不仅在于著作与成就多么高，而在于让从事同样学习与研究、创作的人们有效法、景仰的榜样。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大师的存在就是努力进取的动力，追求卓越能使人生更加充实、更美满、更幸福。从人类文化的传承角度，大师担负着引导时代的使命。因此大师是文化艺术的希望，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

在文博书画领域，启功、黄苗子、王世襄、许鸿宾等可谓有口皆碑的大名家，称他们为大师，应当是名符其实的。作为后学，我有幸逐一登堂入室多所请益，这种机会相当难得，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不可复制的。现在把我与诸位大师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附以专题研究或纪念

文章，相信对文物、博物、书画有兴趣的读者能在史料、观点或治学方法上有所助益。限于个人才疏学浅，尽管我无一例外地遍读其著作，但还是对诸位大师的成果与建树所知所见极为有限，因此，文中定有差误。用个比喻，这套丛书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听课与请教名师的笔记或作业，笔记与作业都不可能与老师所讲授的一毫不差，无庸置疑，精华是老师的，差误是学生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西谚有云“所有比喻都是跛脚的。”（我亲耳听到一位20/20的前辈领导在会议上一字一顿地说成了“所有比喻都是蹩脚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总体而言此书与其他同类题材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独立的立场。我至今不曾拜任何一位文博书画名家为师，因此，在与大师们的访谈中，也始终保持着相对更为客观、理智的心态，我研究大师、敬重大师、欣赏大师、学习大师，但是并没拜倒在哪位大师脚下，更不以哪位大师的学生或门生、弟子自居，在与大师来往以及整理写作的过程中，我非常清醒地自我定位在一个访问者、一个客人、一个同行的角色上。我一直认为，作为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学者与研究者，在与名家泰斗进行比较严肃与正式的讨论时（这些访谈往往是在闲聊、说笑一样的气氛中包含很严肃与正式的话题），平等的意识与正视（而非仰视）的角度更符合学术精神、更有益于知识的交流与问题的探讨。我对大师的兴趣完全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其余一无所求，所谓无欲则刚，既无心在名位上攀附，也无意在利益上揩油借光，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权威名家的认真郑重的接待，答疑解惑，传经授道，成为接受过同时代最有名望的大师们指教的幸运儿。

因此，我所写的也就是我自己真正所想写的的话，既不是为人代言，也不会阿谀奉承、曲学阿世，赞美或批评



都出于同样的立场，也即为了自己更为了读者而提问、求知、思考、判断。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大师谈艺录》一、二卷出版后，对书中所介绍的二十几位书画界大家、名家，我只在机会方便时分别当面赠给了阳太阳、启功、黄苗子、秦岭云、王世襄、袁运甫等有数的几位以样书，其余的前辈我甚至没有打一句招呼，这不是我不懂礼貌，而是因为老先生年事已高，我不愿意轻易打扰，更不想献功讨好。因为我写的书不是为大师树碑立传、包装炒作，而是为公众负责任地介绍大师。只要读者接受并喜欢我的书，就可以了，说到底，我是为读者而写，不是为大师而写。

值得指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博书画大师多享高寿，我在《大师谈艺录》里多次对此有所议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修身养性，而文物收藏与书画研究创作，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保健。俗语有云“人见稀罕物，必定寿限长”（《武松传》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40页），文物古董书画都是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智慧与才能的精华，能够多多观赏、多多接触，必然会得到美的滋养与熏陶，而这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中，是极为难得的纯净享受。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这套丛书能给读者增添一些轻松与快乐。

李潇潇编辑对这套书非常重视，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书名也特别认真地进行推敲，在博客上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定为现名，意思有两层，一是大师说，也即访谈录；二是说大师，也即评论、研究大师的文章，二者合一，简省中间一字，便为《许鸿宾说许鸿宾》等等。在付印前发现坊间已有类似书名，不过，都是自说自话性质，与拙著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也便不再另择书名。

这套小书，是2007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确定下来的选题，本来拟在年内推出，结果中间又临时加项出版了

我的《媒介市场创意策划实务》和《把脉中国传媒》两本书，于是竟延迟了一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正是因为延迟的这一年，我又收集阅读了大量图书资料，对每位大师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研究与思考，所以，比原计划的篇幅与分量都有所增益——可以说，这一拖反而是好事。事实上，迟迟不交稿的另一个主观原因是太看重这套小书，总想精雕细刻打磨润色。

在生活、工作与事业上，我都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也是能拖的人，用股市术语是个做长线的人，我相信日久见人心、慢工出细活、天道酬勤，不论是为他人处事还是治学著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白居易诗有云“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虫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没有足够的时间，便难以检验出真正的价值。而对于书籍的撰写来说，仓促赶出的不容易成为精品杰作。

这套小书虽然远远谈不到是精品杰作，但是我尽了最大努力，而且敢斗胆预言以后肯定还会有再版的机会。这倒不是因为书的质量有多高，而是主题——文博书画会越来越热，而只要有人对这一代中国文博书画感兴趣，就势必愿意阅读以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大师为题材的图书。

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时间将说明一切。当然，书中一定会有谬误和差错，还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曹鹏

2008年10月30日定稿于昆明挂云居



目 录

自 序 艺术需要解释 1

[上篇 许鸿宾说]

艺术得用一辈子的心血——许鸿宾访谈录 6-126

一 6-20

父亲的影响 / 家里的藏书 / 照着年画画 / “草虫吴” 蛭蛭扇面 / 收集早期的作品 / 大门洞里办第一次画展 / 乡亲们用粮食换画 / 上私塾 / 为画画母亲挨了打 / 父亲问愿意种地还是愿意画画 / 给村干部画影壁 / 偶像是齐白石

二 21-28

中学毕业教了几年学 / 开始用宣纸 / 《教师报》发表画作 / 《蛭蛭长卷》参加河北省画展 / 自学准备考美院 / 复试叶浅予主考 / 1960年到天津为荣宝斋画书签度荒 / 孙克纲

三 29-44

到中央美术学院上学 / 助学金三十五元 / 不会花钱 / 病休一年回老家放羊 / 老教授们讲课 / 同学们 / 郭味蕖是最后一个文人画家 / 李苦禅讲课就是说戏 / 在北京各公园写生 / 开始专攻花鸟 / 请李苦禅补画 / 每周末去故宫看画 / 林风眠画展在中央美院学生中引起轰动

四 45-59

“文革”留校闹革命 / 美院造反派斗老师 / 李苦禅被打 / 批黑画 / 李可染“江山如此多黑” / 齐白石在保定 / 和平画店 / 李福寿的笔 / 邓林 / 贾又福 / 美院学生去宣化 / 偷偷卖画给外宾服务部 / 卖画的钱盖了三间房

五 60-72

自己选择到保定工作 / 范学礼的鹰 / 每学期连续教八周课 / 编教材 / 出版《新编芥子园画传》 / 《中国画蝴蝶技法》 / 《中国花鸟画诗画》 / 李苦禅作序 / 草虫画理论体系 / 近几年教材技法书太滥

六 73-89

整本临《芥子园画传》 / 买不起吴昌硕画册就临了一本 / 李苦禅说你练字吧 / 画了无数素材卡片 / 扬州八怪 / 去白洋淀写生 / 学画客观条件比古人好多了 / 真想挣钱不要搞艺术 / 宾馆收藏字画 / 不炒作 / 不搞假拍卖

七 90-96

溥佐、孙其峰补画 / 画家不能迎合群众 / 书画别想速成 / 字画就是给人愉悦感 / 画家得靠作品说话 / 中央美术学院的学风 / 比老师还差远着呢 / 80年代初市里特别批了一套画室

八 97-110

黑田寿男写来好几封信 / 在保定莲池办展 / 保定作家群 / 草虫中蝈蝈最好看也最难画 / 画蝴蝶收集标本 / 生宣上直接画工笔草虫 / 《中国蝈蝈》 / 蝗虫



学专家印象初院士 / 郭味蕖说不画低调子的东西 / 蒋采苹重彩颜料 / 颜色的使用 / 没画好就俗，画好了就不俗 / 造假的不少

九 111-126

《百虫图》 / 画一只虫不比画一只老虎省事 / 最大尺寸的草虫画 / 欣赏画必须看原作，印刷品不行 / 老眼不花 / 总督署里的猫头鹰 / 一两千年的传统几十年学不完 / 题跋诗文风格 / 基本上隐居 / 生活全靠老伴 / 结济家里 / 蔡若虹题画集书签 / 冯书凯的印 / 出“大红袍”画集 / 去天津拍反转片 / 七十龄童

[下篇 说许鸿宾]

画学正统 一脉传承——花鸟画家许鸿宾的意义 128-140

[附 录]

真诚、爱与温情——许鸿宾家书选 142-159

许鸿宾年表 160-162

后 记 163-165

艺术需要解释



作者与许鸿宾先生

在人类艺术领域，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不需要解释，自身就说明一切，解释只是穿凿附会。我却认为，艺术必须经过解释才有意义，人们在进行审美欣赏时，不仅仅是当时现场的感官认知产生美感与愉悦，而要掌握艺术家创作的意图、风格技法、甚至个性与生活经历，才会真正理解美在何处。

艺术欣赏是基于有相关审美经验的认知行为，人们所喜欢的美，必然是前此有所了解或认识的。这也就是一



般不懂西方音乐的人初次听交响曲不知所云的原因。艺术需要解释，这也是艺术批评的价值所在。如果艺术不需要解释，那么，艺术批评家就成了多余的人。尽管不少艺术家声称不读、不在意批评家的意见，但是，倘若没有批评家的关注与评论，任何艺术家都无法取得成功——谓予不信，请查一下中外艺术史，就会发现，所有的艺术家，只要成功了并且作品流传下来，一定得到过同时代或者后代批评家的推重与评价。

在这套丛书所收的大师名家中，许鸿宾是个相对不大为美术圈外所熟悉的名字。事实上，是我对编辑李潇潇反复解释与争取，才得到了理解与支持。我的理由是：许鸿宾在专业背景、艺术成就以及人品、学风方面，都不逊于其他前辈。对于严肃的理论学术性质的图书来说，超前的评价与推崇正是文化职责所在。如果所赞赏评介的人物都是世人皆知、功成名就的大师，其实就只是锦上添花，甚至是人云亦云。对于文艺批评与研究来说，能够发现新人或者是不那么著名的大师，经过推介与阐释让更多的人都认可并重视起来，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相对于启功、黄苗子、王世襄这三位名满天下的大家，许鸿宾的存在，是我这套小书的特别之处，相信内行人士会看出其意义。

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可能是对画家许鸿宾进行研究与阐释最多的评论家。当然，许老先生的画学成就，早有报刊与广播电视宣传报道，我进行许鸿宾研究与评论，只是过去十年的事情。不必讳言，我在尽力解释许鸿宾的艺术，做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就像三四十年代傅雷之于黄宾虹。

值得一记的是，这个月我参加中组部与团中央“博士

服务团”到云南挂职一年，计划之一，便是想拜访著名画家袁晓岑先生，希望做一篇访谈，2004年5月，我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曾请一位当地的书画界人士代为联系拜见，结果那天上午袁老临时“在家里正进行交易”（这是原话），而我下午便要回北京，于是错过了。不幸的是，到了昆明才听说，袁晓岑老先生已于今年6月仙逝。我计划中的大师访谈系列中早就名在榜上的袁晓岑，竟一面之雅也无缘。这真是憾事。诵辛稼轩“不恨古人我不见，恨古人不见我狂尔，知我者，二三子”之句，慨然系之。

袁晓岑与许鸿宾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可以算是花鸟画家，都是外省画家。后一个共同点，使得他们都不大受到美术批评界至高点，也就是北京的批评家们的关注。这是中国艺术的现实格局，也是近几年各地画家都不约而同要在北京买房，迁往京城的最主要动力。

生活在外省的艺术家的，不大容易受到关注也就不大容易取得全国性的市场成功，但是艺术品是一回事，艺术市场又是另一回事，画家的成就与价值，并不是与其知名度或画价成正比的。许鸿宾能够在距首都两小时车程的保定平心静气、坚持不懈地探索自己的艺术之路，默默乡里，不改其乐，足以反映了其定力之深与名利心之淡。

依我拙见，许鸿宾并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画家，因为他的作品没有地域限制，甚至没有民族或语言限制，是各省各市乃至各国的艺术欣赏者都不用借助翻译或解释就能理解并喜爱的，不止一个国家展览收藏他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许鸿宾虽然目前还没有在北京居住，但却早已是全国性的画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性的画家。

在许鸿宾被更大范围的收藏者、欣赏者所了解熟悉



后，许鸿宾艺术的解释者相信会越来越多，而且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想必未来的读者能看到更精彩的、更有分量的研究评介著作，我这册小书，只是抛砖引玉，充其量只是一块铺路石而已。

11月26日，我由昆明返北京出差开会，抽空专程去拜访了许鸿宾老先生，并就书稿的校改交换了意见，老人对此书极其看重，对书中涉及到的人与事非常细致地再三推敲。由于删掉了一些篇幅，为了补空，也为了反映画家近况，可以配几幅新创作的画当插图，于是我请老先生当场作画，老人七十有五，而神清气朗，双目炯炯，不以我唐突要求为忤，很有兴致，一小时画了四张小品，我认真在一旁观摩，从头到尾，老先生没有一笔失误，从构图到每一线条，都很肯定准确，真的是炉火纯青。在我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享受，也相当于上了一堂大师创作示范课。

我刚刚四十五岁，原本近视，近又有些老花，看书中的小字都要摘掉眼镜。而许鸿宾老先生不戴任何眼镜，信手挥洒而无不如意恰到好处，功力毕现，我为之叹服不已。上天如此偏爱老画家，令其年逾古稀尚能作工笔草虫，这难道不是奇迹？午饭时河北省美术研究所所长、河北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静伯教授在座，聊起来许老的身体健康情况似乎也不大相信还能作工笔小虫，我拿出四幅小品请同为画家的张教授过目，赢得啧啧连声。

作为多年从事报道与评论写作的学者，我的专业信条是眼见为实，这四幅小品附在书中，一则作为艺术作品以飨读者，二则也是美术学术性的佐证。

2008年10月26日写于昆明挂云居 11月27日补记于北京闲闲堂

【上篇】

许鸿宾

说

到中央美术学院上学 / 助学金三十五元
不会花钱 / 病休一年回老家放羊 / 老教授们讲课
同学们 / 郭味蕓是最后一个文人画家
李苦禅讲课就是说戏
在北京各公园写生 / 黄均的笑话最多 / 开始专攻花鸟
请李苦禅补画 / 每周末去故宫看画
林风眠画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中引起轰动





采访时间：
2005年4月至9月

采访地点：
保定·许鸿宾家中



许鸿宾 1935年生于河北省霸县。1960年就读于中央美院国画系，受业于李苦禅、郭味蕖、田世光诸教授，专攻花鸟草虫画，人称“蛭蛭许”。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创作《杜鹃飞蝶》和《百蝶图》为人民大会堂收藏。著有《怎样画草虫》、《新编芥子园画传·草虫篇》、《中国画蝴蝶技法》、《中国花鸟画诗画》、《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许鸿宾》等多种教材和画册。